

神通廣大並不代表是得道聖人

唐朝廷載元年(西元六九四年)，京城來了一個女人，自稱是聖菩薩，此人為求名聞利養，顯現各種神異，尤其具有他心通，可知對方心事，一時之間轟動了京城。

消息傳到武則天耳中，女皇便召見她，且考驗其各種神通皆有靈驗，因此便請這位聖菩薩住在宮中接受供養。此時剛好有一位大安大師也來到京城，武則天也恭迎他入宮問道，並令那位自稱聖菩薩的女人與大安大師見面，武則天更親自介紹她的神通事蹟給大安大師知曉。

大安大師就問那位神通女人：「聽說妳有神通，且擅長他心通，妳知道我的心現在在那裡嗎？」

女人即時回答：「你的心現在在塔頭相輪的鈴中。」

大安大師稍待一會又問她說：「我的心現在在那裡呢？」

女人答道：「你的心現在兜率陀天內院聽彌勒菩薩說法。」

等一下大安大師又問她說：「我的心現在在那裡？」

她又答道：「你的心現在在《非想非非想處》天中。」

三次都答對了，武則天非常高興，並讚嘆她真是一位聖菩薩。

過了一會兒，大安大師又再問她：「我的心此刻在那裡？」

這位自稱是聖菩薩的女人竟答不出來。

大安大師厲聲呵斥她說：「妳還敢自稱是聖菩薩！我的心安置在阿羅漢地，妳就已無法知道了，如果在菩薩地，或者在諸佛地，妳又怎麼能知道呢？」

這位自稱是聖菩薩的女人終於在大安大師的銳言下現出原形——野狐精，倉皇慚愧而去。

神通是修行者熱衷追求的目標，且喜好以神通的大小來評斷所拜師父能力的高低，由以上的例子可知，若以此為擇師條件，您就有可能拜到擅長使用魔通、鬼通的外道邪師為師而不自知呢！

學佛有正知正見還是不夠的，尚要有「對境不被迷惑」的定力才行，免得功虧一簣，墮入魔網，行者不可不慎！

寶藏論云：神通有五種。

一曰妖通：如狐狸年老成精，木石精靈依附之類。

二曰報通：如鬼神逆知，神龍隱變，或夙世所修天眼未成，今世童年視聽特異者之類。

三曰依通：如乘符往來，藥餌咒水，以及放光引神，有所依藉等類。此三者假名曰通，實非通也，以不究竟，且必退轉故。

四曰神通：計有六種，一天眼、二天耳、三他心、四宿命、五神足、六漏盡通【此為已證聖道者才有】，此等雖名通，有究竟不究竟二種。無道者，不究竟，終必退轉，並有危險，顛狂成魔，墮大地獄。

由上可知，所謂「有神通」的人，不一定是得道的聖者，更有可能是妖魔鬼怪附身而不自知呢！佛陀於法華經中說：「未得謂得，是大妄語業。」

「未得謂得」，亦即自己尚未得道，但是為貪供養，便宜稱說自己已得道，說法時身上會放光，天龍八部都會來聽法，會驚天動地 . . . 殊不知佛陀嚴厲地教導我們，不可顯異惑眾。

佛陀曾說：

苾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，若顯現者，得《越法罪》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二）。另律攝卷九則說：「若對俗人現神通者，得惡作罪。 . . 無犯者，為顯聖教，現希有事，自陳已德，或欲令彼所化有情心調伏故，雖現無罪。」

唯行者須注意 [心調伏] 三字之意義；亦即顯現神通者，若無法讓對方 [內心清淨無染] 就是不合乎戒律，得《越法罪》。

由此可知，學佛者若因見其師顯現異能、神通；或聽推薦者言其師神通廣大而皈依者，不妨退一步想，我因這樣的因緣而皈依彼師學佛，內心是否得到真正的平靜？若沒有的話，而反而熱衷於追求各種感應、神通，那就表示自己所皈依的並非明師，反而有可能就是佛陀所云：「末法時代，外道、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數。」行者能不慎之！

佛陀設教，是為了教導眾生「離惑証真」、「回歸本性」，「詐現異象、神通」來吸引眾生，會使初學者因不解道理，而鑄下[道未得，神先亂]的後果。所以縱然已得六通的聖者，還是要隱藏這種凡人所無法理解的境界．．．比如賓頭盧尊者，為了得到一隻掛在一根塗了油的柱子上的鉢，在俗人面前現了神通，即被佛陀呵責了一頓，叫他不可般涅槃，留在世間受世人供養。另外蓮花色比丘尼，在佛前現作轉輪王身，也被佛陀呵責了一頓呢！

「矜誇無德」拜師學佛不可不慎啊！

神通的境界與功用

【何謂神通？】

我們先從神通的定義談起：變幻莫測，謂之神；無拘無礙，謂之通。合起來說，便是既能使人莫測他的所以，又能為所欲為而無障礙。以佛教的觀點來說，在四聖六凡的十法界當中，大體說來，除了未修的人與畜牲，以及地獄中的罪苦眾生外，具有神通的尚包括有：四聖 -- 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六凡中的天人、阿修羅、鬼，以及人與畜牲中的修定者，都各各具有或大或小的神通。但在此要強調的是：除佛之外，無有能達到絕對的莫測高深與究竟無礙的境界。

【神通的類別】

神通的類別，可分為三種：

【一】由報而得的神通

係指諸佛菩薩，三界（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）二十八天的天人，以及各種神鬼的神通，皆依各自的果報，自然感得。

【二】由修而得的神通

係指三乘聖者，修持戒定慧三學所得的六通，以及外道仙人，從世間禪定修持所得的五通。

【三】由變化而出的神通

係指三乘聖者，以其神通之力，所變現的種種神通。

瓔珞經說：「神名天心，通名慧性。」凡是體驗到天真之心的，即為神；透發智慧之性的，即能通。天心是定境，慧性是智照。神通是不能離開禪定與智慧而獨立存在。如由神通而想超出三界、了脫生死，那就不能離開戒律的持守而獲得。三乘聖者之能有六通，比凡夫外道僅有五通，聖者多了一項“漏盡通”，便是由於戒定慧的同時修習而可了脫生死。凡夫外道不持戒，所以僅有得到五通的希望，而不能了脫生死。

在楞嚴經有這樣的四段話：

【一】戒淫：「淫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淫，必落魔道——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」

【二】戒殺：「殺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殺，必落神道——上品之人，為大力鬼；中品則為飛行夜叉，諸鬼師等；下品當為地行羅刹。」

【三】戒偷盜：「偷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偷，必落邪道——上品精靈，中品妖魅，下品邪人。」

【四】戒妄語：「如是世界，六道眾生，雖則身心，無殺盜淫，三行以圓，若大妄語（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），即三摩地（禪定），不得清淨，成愛見魔，失如來種。」

其中所言「塵」者，便是惑障，便是煩惱生死。故在四十二章經說：「透得此（情愛）門，出塵羅漢。」了脫生死，即是出塵羅漢。

可見，神通是神祕可愛的，如果不能持戒，神通也是無用的。

【五通與六通】

三界凡夫、外道、乃至鬼神，可得五通；出世聖人可得六通。六通的名目，依據大智度論的次第，是這樣排列的：

【一】神境智證通。又稱身如意通，又有稱神足通的。

【二】天眼智證通。

- 【三】天耳智證通。
- 【四】他心智證通。
- 【五】宿命智證通。
- 【六】漏盡智證通。

如果到佛境界，又將六通演為十通，此十通仍屬六通的範圍，只是把六通之中第一神境智證通，另化為五通（其名目為：示現神力方便智通、示現多身方便智通、往來速疾方便智通、莊嚴剎土方便智通、示現化身方便智通），而成十通。實際上，能夠使人看得到的種種神蹟，也多出於神境智證通，如最有名的十八神變：右脅出水、左脅出火、右出火、左出水、身上出水、身下出火、身上出火、身下出水、履水如地、入地如水、空沒在地、地沒升空、空中行、空中住、空中坐、空中臥、現大身滿空、大復現小。這十八種神變，都是神境智證通所現。

談感應與神通

黃國達

神蹟、超自然現象及人類的心理需求

人類對未來有著各種各樣的夢想，在現實世界裡，可以實現的稱為理想；無法實現的，即寄情於宗教。如果確實能進入另一個超自然的神祕世界，以理性客觀的態度，值得詳加探究它的真偽、邪正，而不是一味的投入其中或是反過來全盤否定它。

信仰宗教的人，大多認為在人類有限的經驗和能力之外，有更超越的世界，這是人類在生命歷程中體驗到自己的渺小、無力，因此希望、想像一個超能力的神，並企求神明的庇佑，滿足自己所求順遂、吉祥、平安的願望。

有些人發現，並非所有的願望都能實現，所以藉助專業的祭師代為祈求，而祭師們則專心祈禱、齋戒沐浴、潔淨身心，獲得一些感應和超能力，這就是宗教的起源。其中，有些人發現，與其祈求外在的神祇，不如專志於自我禪定的修練，一方面純淨內心，一方面獲得感應力和神通力。但是神通仍是不究竟的，有些外道仙人具足五通，臨死之前得知壽命將盡，運用神通騰空、鑽地、入水，仍然難逃一死。

釋迦牟尼佛則是在所有的宗教中，徹底擺脫神化的色彩，以諸法的真實性為依歸，發現禪定、感應和神通還是有為、有漏，與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無明、煩惱，相應不離，所以仍不能根除業力、三界苦樂的繫縛；唯有智證無我空性的實相，才不會再流轉六道，而出離生死輪回。

六神通、漏盡通

在佛法的修習過程中，也有共外道的修習，所不同的是佛法以正見為眼目，對於四諦、十二因緣、無常、無我的義理，能夠正確的了解，所以不以四禪八定、升天或梵我合一、天人合一的境界為究竟。由於禪定功深，也有引發感應和神通的，例如見到各種色彩的光，聽到美妙的天樂，聞到檀香，見到佛菩薩的聖像，預感有事發生……等等，乃至得到五種神通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。不過，阿羅漢則具有不共外道的漏盡通，也就是寂靜涅槃、解脫生死的智慧。

超自然現象也是緣起法

這些感應、神通，在一般人看來是神奇的，不免希冀、羨慕，其實感應、神通，也就是所謂的超自然現象，也是緣起法，是法界的自然現象，只不過不是人間的常態而已。就天界的天人而言，由於六根結構比人類殊勝，所以出生天界即具備神通力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，一旦失去天人身，即失去這種神通力。

以中觀緣起性空的觀察，物質世界並不是客觀實在的存在，而是在六根、六塵、六識的依存關係中顯現。不同的眾生有著不同的根與識，所顯現的六塵物質也會有所不同，如經典所描述的：人見為水，天人見為琉璃，餓鬼見為火，因為一切法無自性而隨緣幻現。

或由唯識學種子現行的觀察，由於物質的地、水、火、風是阿賴耶識的種子起現行，改變阿賴耶識的種子，就會改變物質現象，出現超自然現象如佛陀的放光等等的神通妙用。這些都是甚深禪定的內在改變所產生的外顯現象，遠非一般的淺定所能達到的境界。

物質科技也是另一種神通

現代科技的進步，也可以算是「科技神通」：透過無線電視可以觀看遠方的現場實況報導，相當於天眼通；透過行動電話可以隨時隨地與親友連絡，相

當於天耳通；搭乘飛機可以遠赴國外旅遊辦公，豈不相當於神足通？現代人身在人間，享用科技的方便，也算是一種福報吧！]

不要強調世俗化的感應與神通

因為一般世俗所玩的感應與神通，一風行了，會使社會人心帶來很大的遺害！在佛教經典中，也有慧解脫阿羅漢，只有漏盡通，而沒有其他五神通。所以我們不能以神通力的大小、高低、或有無，來論斷修行者的成就。也不必因為修行過程中，期待的佛菩薩護法神沒有顯靈，或沒有任何感應發生，就氣餒、退心。佛法的真義在於心靈的覺悟與自在，而不是感應與神通。

平凡中的超凡

以佛法的眼光，感應與神通這些所謂的超自然現象、超能力，其實不是人間的常態，只是極少數人在特殊身心狀態下的顯現。或者更精確地說，感應與神通只是在禪定修行過程中所出現的副產品；以智慧觀照它，無非是緣起空寂的。禪者有云：「平常心是道」，自然現象也是緣起空寂的，大自然很神奇，身心的結構和運作也是無比的奇妙，人世間的藝術、文學也有令人驚歎的，佛法的奧妙更是不可思議，為何獨貴神通？其實，平凡中有超凡，失去平常心而執意追求神通，是不正常的心理。

佛法的覺悟可以導正感應與神通

佛法的戒律、善行、覺悟、智慧、和慈悲心，可以將感應與神通導入正途，所有的副作用都可以避免。因為有戒律、善行，所以不會用神通來牟取個人的名聞利養；因為有智慧，不致被別人利誘而成為別人作惡的工具；由於有慈悲心，只有在必要時、對眾生有真正的幫助時，才會顯現神通，所以不會有炫耀神奇的過失。

神通在佛法中是妙用變化的一環，不能脫離整體佛法而孤立地修練，否則是極危險的，迷失在超自然現象，稱為入魔。楞嚴經中寫得十分詳盡，認為末法時代邪師說法者眾多，外似威儀、辯才無礙，實則殺盜淫妄、邪知邪見，魚目混珠，以盲引盲。學佛者應秉持客觀理性的精神，精研經論，親近有德有學的善知識。不要聽人說某師有神通，是佛菩薩的化身，就趨之若鶩，奉若神明，這樣極容易誤入歧途。我們應自我警惕，唯有老實地起正信皈依三寶，生起緣

起無我的正見，修戒定慧，依聞思修入般若智，這才是學佛修行的康莊大道。求速成，走捷徑，反而會迷失在荒山野嶺中呢！

神通有深淺、有限度

一場目連與舍利弗的神通較勁，讓我們了解神足第一的神通終究不如智慧；而宿命通的限制，也可能造成不明業報，誤導因果的危險；所以對待神通更要戒慎恐懼。

【一】神通不如智慧
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二十九中有一個故事，敘述有一天佛在阿耨達池旁與大比丘僧集會，阿耨達池的龍王發現舍利弗沒有來，就希望佛能喚舍利弗前來。佛於是派目連回祇洹精舍找舍利弗前來。目連運用神足須臾即至，看到舍利弗在縫補僧衣，即告知來意，舍利弗答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目連說：「大家都在等你！請你不要拖延，立刻前往。」舍利弗即說：「你先回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這時目連就說重話：「是不是舍利弗你的神足之法能勝過我？不然今天怎麼會說叫我先行回去呢？假如舍利弗你不立刻動身，我就要抓著你的手臂飛到阿耨達池了。」舍利弗於是對目連開玩笑的說：「我把衣帶解開放在地上，如果你能拿起我的衣帶，然後再談提我的手臂前往吧！」

目連於是就伸手拿舍利弗放在地上的衣帶，但怎麼也拿不起來，目連心中暗想：「難道我的神足退步了？我回去問問佛陀。」於是目連就捨棄衣帶以神足回到佛陀那裡，當他到達時，看見舍利弗已經坐在佛陀面前。這時目連心裡又想：「佛陀說我是佛弟子中神足第一的，難道我卻不如舍利弗嗎？」，於是，目連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的神足是不是退步了呢？為什麼我比舍利弗先從祇洹精舍出發，卻比他晚到呢？」佛回答目連說：「你的神足沒有退步，但是舍利弗所進入的神足三昧，是你所不了解的。這是為什麼呢？這是因為舍利弗比丘的智慧無量，你的《心得自在》不如舍利弗的《心三昧神力》。」目連聽了即時默然無語。（2-708c）

由這事例可知神通不如智慧，目連雖是神足第一，但如果和舍利弗的智慧比較起來，還是略遜一籌。佛曾說目連因為「心得自在」所以能有神足變化，飛天入地，變化身形，無所障礙。但舍利弗境界更高——「能降伏心，非心能降伏舍利弗」（2-711c），所以舍利弗「智慧無有量」。舍利弗所成就的「心三昧神力」有大威神力，能成就無數的神通遊戲，所以舍利弗所入的神足三昧

是目連所不能理解的，因此當舍利弗展現神足時，就比目連早到阿耨達池旁了。也就是說舍利弗「修心」的境界更高，所以智慧無量，勝於事相上的神足。

【二】神通有深淺，多數不能觀察究竟

即使是在佛弟子中號稱智慧第一的舍利弗，和佛比較起來，神通仍然有限。有一次舍利弗和佛一起經行，一隻鴿子飛過來，佛叫舍利弗試觀察這鴿子的過去世和未來世中，做過多少次鴿身？又何時才能脫離鴿身？結果舍利弗入三昧禪定中觀察鴿子的過去未來，看到此鴿過去八萬大劫中，及未來八萬大劫中，都仍然是鴿身，至於八萬大劫之前，及八萬大劫之後此鴿的情形，舍利弗就觀察不到了。因此舍利弗從禪定中出來，向佛報告：「我不能知道這隻鴿子過去未來作鴿子的真正期限。」佛就告訴舍利弗超過八萬大劫後，這隻鴿子投胎轉世的情況（25-138c）。又有一次，佛要舍利弗觀察一個中陰識神的來處和未來投胎處，舍利弗在定中也同樣看不清楚那中陰識神的來處和去處。佛於是告訴舍利弗，究竟的神通只有佛才能有，至於聲聞弟子的神通，都是有其限度的（4-773a）。

【三】使用神通來預言，也會有不準確的時候

即使佛弟子中神通第一的目連，在使用神通時也會有不準確的時候。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二十九中記載：有一次阿闍世王要攻伐毗舍離這地方，毗舍離城的師子將軍就去請問目連，請目連用天眼預測究竟誰會得勝？目連告訴將軍是阿闍世王會得勝。於是師子將軍回國召募勇士，抱著必死決心應戰；而阿闍世王聽到目連的預言，心裡很放鬆沒有戒備，就被師子將軍乘其不備時將其打敗了，阿闍世王落荒而逃，回到國內，就批評目連比丘說：「都是因為目連不實的預言，害我兵敗。」而毗舍離的師子將軍也批評說：「是目連以預言恐嚇我，我卻蒙受這不準確預言的好處。」當時諸比丘聽到這些批評譏嫌語，就一狀告到佛陀那裡說：「尊者大目乾連，明明不能預測誰勝誰敗而亂說話欺騙人。」，佛陀明辨此事，說目連的確沒看清楚，並告誡目連：「你應審慎！看清楚明白些。」此外，目連有一次為人預測生男或生女，目連連說三次肯定產婦會生男，沒想到生下來卻是女嬰。那產婦就批評目連：「長夜作妄語，明明會生女，為討好信徒，就騙說我會生男兒。」諸比丘也向佛陀指控目連亂預言，佛陀問明原委后，也責備目連應該看清楚些。（22-466a）

由舍利弗觀看眾生宿命及未來世命運都有限度，不能徹底看得周全；以及目連以天眼觀看都會有所失誤，可以知道即使是成了阿羅漢的聖者，宿命通和

天眼通也有限度，不能徹底全知。既然是已解脫的聖者神通都有其侷限性，更可彰顯神通并非解說的主體，也不是值得做為生命方向的導航者。

【四】業報神通，往往所見不明，誤導因果

《眾經撰雜譬喻經》中有一個故事，記敘有一個屠夫向阿闍世王請求說：「大王啊！凡是國家節慶宴會有需要屠宰牲畜的事，請將這機會賜給我，我當盡力而為。阿闍世王好奇的問他：「屠宰的事，一般人是不樂意做的，你為何喜歡做，還特別央求做呢？」屠夫答道：「這是因為我過去世中是靠屠羊來維生的，而由於屠羊的緣故，我在命終之後，生在四天王天；且天上壽盡後返人間繼續以屠羊為業，如此來往投生人間天上已有六次，這一切都是因為屠羊得來的福報，所以懇請大王讓我多多有屠羊的機會。」阿闍世王聽了懷疑的問屠夫：「假如真如你所說的，你是怎麼知道的呢？」，屠夫答：「我自識宿命」，阿闍世王就更不能相信了，他心裡想：像屠夫這般下賤的人，怎麼可能自識宿命呢？

後來有機緣見到佛陀，阿闍世王就把這件事向佛請教，佛陀回答說：「那屠夫沒有亂吹牛，只是所見不明，他曾在過去第七世的時候遇到一位辟支佛，心生歡喜，發起善心，由於這樣的功德，使他往來人間天上六次，並且自識宿命。但這是因為他的福報先成熟的緣故，而他屠羊的罪報尚未成熟，所以他還未受苦，他此生命終后就會進入地獄受屠羊的罪報，當地獄的罪報受完後，他還要一次次生在羊中來償命。這個人的宿命智有限，只能看見過去六世的輪迴，無法看到他過去第七世供養辟支佛的事，而誤認屠羊是生天的原因，如此膚淺的宿命通，往往會誤導因果而鑄下大錯。」（4-537c）

由屠夫的故事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啟示，因為神通力的獲得，有一種是「業報神通」，屠夫自識宿命就是業報神通，也就是說生來就具有，不需要經過禪定的修持。但就如這屠夫的宿命通般，這種神通力往往是很膚淺，所見不徹底，因而很容易誤解因果。因此依靠通靈來指引迷津，其結果往往是以盲引盲；即使花錢消了災，也許是消了眼前的災，但是否合乎緣起，或者將來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因果問題，可不慎歟？

聖嚴法師著

卍 佛教對靈媒的看法如何？

所謂靈媒，在古代，男的稱為覡【wizard】，女的稱為巫【witch】。宗教學上稱禁厭師【sorcerer】、巫醫【medicine man】、術士【magician】。西伯利亞和北亞洲以及阿拉斯加等地，則稱為薩滿【shamans】。這都是指一些能夠通神、通靈、通鬼的人。他們能夠差遣某些鬼神來驅除另一些鬼神；或者是請示某一些鬼神來協助求助的人們，指導人們如何克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困難，以及滿足人們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欲望。所以，他們和類人的心理、生理上的弱點有著與生俱來的供需關係，自有人類以來，就有他們活動的蹤跡。

高級的靈媒被稱為祭師、先知、天使或聖者，而成為一般宗教徒信仰的中心；然而這些所謂的祭師、先知、聖者，是沒有是非公正之心的。故在基督教勢力擴張之後的歐洲，便對異教的巫、覡，趕盡殺絕。在中國，巫覡往往也成為妖言惑眾的禍源，所以，孔子主張不語怪力亂神。為何稱靈媒為「怪力亂神」？因為他們的靈力來源不可靠，那些鬼神世界也沒有一定的秩序和道德準繩；通常是會教人為善，但一旦和這些巫覡本身的權益產生衝突時，就會散播謠言、顛倒是非、惑亂人心。故自古以來，中國民間宗教的靈媒信仰雖然時起時興，但都未能登入大雅之堂。

從佛教的立場來看，修善積福是以持戒、布施而得人天福報。以因果的觀點來說，教化大眾、種善因、得善報；種惡因、得惡果。如果遭受到災難、貧病等事情，最好的方法是懺悔、積德、存善心、說好話、做好事，所謂吉人自有天相，這是由於自修善法而得到護法神的惠助，以及諸佛菩薩的庇佑，不需要通過靈媒的關係來以善鬼趕惡鬼、以正神驅邪神。

靈媒確實也有其作用，而這種作用的幫助，不過是挖肉補瘡式的臨時救濟，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。其後必須繼續地挖肉、補瘡，傷口永遠在起滅交替著。求助於靈媒，粗看問題彷彿已經解決了，實質上是問題在連鎖著，越陷越深；類似吸食鴉片、注射嗎啡，越醉越沉，但是一般民眾很難有此自覺，這就像海裏的章魚，在找不到食物時，可用它自己的觸角來充饑，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，但是長此以往，就只有死路一條，因其違背了因果的原則，也違背了自然的規則。

雖然，通過靈媒的幫助，有時也真的能夠得到一時的意外之福；但是，那只是一種假相的告貸，是一種暫時的滿足而已。所以，學佛的人，不應親近靈媒，也不應作靈媒，應依據佛法的指導，自求多福，努力開創自己的未來。

靈媒的力量既然來自鬼神的靈力，而且因為鬼神來去無蹤、飄忽不定，所以任何一個靈媒，都可輪番接受許多不同的靈體附身。一旦靈體離身，做靈媒的人可能會變成比常人還要軟弱無能的人。如果靈媒經常為人趕鬼、治病、禳災、祛厄，當靈體離身之後，靈媒自己本身就會遭受到惡報的懲罰。因此，凡是靈媒，經常都會恐懼靈體離身而失去靈力，故需常設法請鬼、迎鬼、供鬼、養鬼，保持與鬼靈接觸，以達役使鬼神且保護靈媒本身的目的。

卍 佛教對神通、異能看法如何？

佛教承認有神通的事實，凡夫可得五通，出世的聖人有六通，佛有三明六通。

所謂的五通即是：

- 【一】能知過去世叫宿命通。
- 【二】能知未來世及現在的遠處和細微處叫天眼通。
- 【三】能知他人的心念活動，叫做他心通。
- 【四】能用耳朵聽無弗遠近的聲音叫天耳通。
- 【五】能飛行自在，能變化，來無影、去無蹤，瞬息千里，取物如探囊等叫神足通。

此五通的強弱也因修行者的功力深淺而會有所差別，所達的範圍和保持的時間也會因此不同，是屬於有為、有漏、有執著的，跟解脫道無關，當然，也不是菩薩道，因聖人除了五通之外，還證了漏盡通。

所謂的漏盡，即是祛除了我執而證得涅槃。小乘就是阿羅漢果，大乘是初地乃至七地以上的菩薩。唯有佛得三明，即六通之中的天眼、宿命、漏盡的三通稱為明，那是因為唯有佛的神通力，是徹底、究竟、圓滿、無礙，是度眾生的方便，不是異能異術的表現。一般外道得到了一些神鬼的感應，能差遣鬼神或被鬼神所差遣，就以為是得到了三明六通，是非常幼稚和危險的事。

神通有一定的修法，有的是以習定而得通，有的是以持咒而發通。修定得通，首先是注意力集中，心力增強，用心念把自己身體的官能接通宇宙的磁力和電波，再對於波長的選擇性和接收力的訓練，溝通到某一種程度，自然會產生神通的功用。這都是在物質範圍之內，沒有物質的條件，神通無法表現，也無從訓練。故以基本的道理而言，唯物論者也能練成神通。

關於用咒力達成神通的目的，則是以特定的某一種或幾種咒語來感通鬼神或差遣鬼神，被鬼神所役使或役使鬼神。咒的力量，我們在另一篇中已介紹過，是代表特定的鬼神符號和威力，所以有感應特定鬼神的作用。

這兩種比較，前者如定力退失，則通力也退失；後者如鬼神遠離或犯了禁忌，通力也會退失。鬼神的力量，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表現：一是載附於人的神經官能而出現；一種是從耳根的耳語得到消息。附載式的神通和傳話式的神通，實際屬於感應的範圍，還沒有到達神通的程度；可是附載式的感應，很容易被以為是他們自己修成的神通，因為不自覺有鬼神附體的感覺。

因為神通不能違背因果，不能改變既成的事實，只能夠預先得到消息或從遠距離得到消息，而做暫時的迴避和阻擋。神通也是自然現象之一，他不能跟自然的規律相違背，所以，好顯神通的人，除了顯異惑眾之外，對於亂世的大局無補，對於混亂的社會無益，對於徬徨的人心無助；而沉迷於神通現象越深的人，其脫離正常的生活軌道也會越來越遠。

因此，佛世時代，佛不許弟子濫用神通，阿羅漢的弟子們，也並不是都有神通。相反的，若用神通，雖能感化眾生於一時，不能攝化眾生於長久。而且，善用神通如比丘之中的大目犍連，比丘尼之中的蓮花色，分別為羅漢、羅漢尼的神通第一，結果，大目犍連死於鹿杖外道的亂棒，蓮花色死於提婆達多的鐵拳。故歷代祖師從印度到中國，使用神通來傳播佛教的不多，甚至可以說很少，這些人，如果在使用神通之後，大概會離開當地，或者捨報往生他界。如果常顯神通而不收斂，必然遭致殺身之禍、枉死之災和凶死之難；捨壽於非時，這都是由於違背因果，抗拒自然的結果。

眾所周知，西藏地處高原，崇山峻嶺之中，潛修密行，苦修禪定，精練神通之士不少，其中有人能夠呼風喚雨、灑豆成兵，以飛劍殺人於千里之外；可是西藏的佛教史上，也有過幾次的法難，也就是佛法遭受到惡王的摧毀和消滅時，神通即失其效力。

又據說臺灣本島，現在也有不少已得所謂三明六通的異能之士，可是臺灣本島幾乎年年都有颱風、地震、水患，以及擾亂大眾安寧的黑社會流氓、地痞、強盜、土匪，那些具有神通的人士為何變成了無能無力而不聞不問？

可見業力不可思議，共業和別業，該受的仍然要受，迷信鬼神的神通救濟，只有增加更多的困擾，損失更多的財物，消耗更多的時間和精力；所以怪力亂神

是孔子所不語，識者所不取。在今天社會文明、知識普遍的時代，凡事應以正信的佛法從事於智慧的開發和努力，不應迷信於所謂的神通奇蹟，因為那實際上不過是鬼神現象的幻術罷了。

（參閱拙著《學佛知津》〈神通的境界與功用〉聖嚴法師著